

清
詩
話



原 詩

嘉善葉 燮星期著

無錫丁福保仲祐訂

內篇

詩始于三百篇。而規模體具于漢。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
至昭代。上下三千餘年間。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。
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。有本必達末。又有因流而溯源。循末以返本。其
學無窮。其理日出。乃知詩之爲道。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。
但就一時而論。有盛必有衰。綜千古而論。則盛而必至于衰。又必自衰
而復盛。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。後者之必居於衰也。乃近代論詩者。則
曰三百篇尙矣。五言必建安黃初。其餘諸體。必唐之初盛而後可。非是
者必斥焉。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。李攀龍謂唐無古詩。又謂陳子
昂以其古詩爲古詩。弗取也。自若輩之論出。天下從而和之。推爲詩家
正宗。家絃而戶習。習之既久。乃有起而掊之。矯而反之者。誠是也。然又

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說。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。不勝則兩敝。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。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。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。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。正變盛衰。互爲循環。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。孰爲沿爲革。孰爲剏爲因。孰爲流弊而衰。孰爲救衰而盛。一一剖析而縷分之。兼綜而條貫之。徒自詡矜張。爲郭廓隔膜之談。以欺人而自欺也。于是百喙爭鳴。互自標榜。膠固一偏。勦獵成說。後生小子。耳食者多。是非淆而性情汨。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。蓋自有天地以來。古今世運氣數。遞變遷以相禪。古云。天道十年一變。此理也。亦勢也。無事無物不然。寧獨詩之一道。膠固而不變乎。今就三百篇言之。風有正風。有變風。雅有正雅。有變雅。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。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。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。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。漢蘇李始剏爲五言。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。皆因乎三百篇者也。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。而實蘇李剏之也。建安黃安黃初之詩。因于蘇李與十九首者也。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。建安黃

初之詩。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。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。則因而實爲剏。此變之始也。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。再變而爲建安黃初之詩。大約敦厚而渾樸。中正而達情。一變而爲晉。如陸機之纏綿鋪麗。左思之卓犖磅礴。各不同也。其間屢變而爲鮑昭之逸俊。謝靈運之警秀。陶潛之澹遠。又如顏延之之藻績。謝朓之高華。江淹之韶嫵。庾信之清新。此數子者。各不相_曲。咸矯然自成一家。不肯沿襲前人。以爲依傍。蓋自六朝而已然矣。其間健者如何遜。如陰鏗。如沈炯。如薛道衡。差能自立。此外繁辭縟節。隨波日下。歷梁陳隋。以迄唐之垂拱。踵其習而益甚。勢不能不變。小變于沈宋雲龍之間。而大變于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。此數人者。雖各有所因。而實一一能爲剏。而集大成如杜甫。傑出如韓愈。專家如柳宗元。如劉禹錫。如李賀。如李商隱。如杜牧。如陸龜蒙。諸子。一一皆特立興起。其他弱者。則因循世運。隨乎波流。不能振拔。所謂唐人本色也。宋初詩襲唐人之舊。如徐鉉。王禹偁輩。純是唐音。蘇舜卿。梅堯臣出。始一大變。歐陽修。亟稱二人不置。自後諸大家迭興。所造

各有至極。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。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。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。各能自見其才。有明之初。高啟爲冠。兼唐宋元人之長。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。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。于是稱詩者必曰唐詩。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。無異于唾罵。謂唐無古詩。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。噫。亦可怪矣。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。然建安盛唐之說。錮習沁入于中心。而時發于口吻。弊流而不可挽。則其說之爲害烈也。原夫作詩者之肇端。而有事乎此也。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。而後措諸辭。屬爲句。敷之而成章。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。其意其辭其句。劈空而起。皆自無而有。隨在取之于心。出而爲情。爲景。爲事。人未嘗言之。而自我始言之。故言者與聞其言者。誠可悅而永也。使卽此意此辭此句。雖有小異。再見焉。諷咏者已不擊節。數見則益不鮮。陳陳踵見。齒牙餘唾。有掩鼻而過耳。譬之上古之世。飯土簋。啜土鉶。當飲食未具時。進以一嚮。必爲驚喜。逮後世臞臠焦膾之法興。羅珍搜錯。無所不至。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。可乎。上古之音樂。擊土鼓而歌。

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。流至于今。極于九宮南譜。聲律之妙。日異月新。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。斯爲樂乎。古者穴居而巢處。乃制爲宮室。不過衛風雨耳。後世遂有璇題瑤室。土文繡而木綈錦。古者儷皮爲禮。後世易之以玉帛。遂有千純百璧之侈。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。行禮以儷皮。孰不嗤之者乎。大凡物之踵事增華。以漸而進。以至于極。故人之智慧心思。在古人始用之。又漸出之。而未窮未盡者。得後人精求之。而益用之。出之。乾坤一日不息。則人之智慧心思。必無盡與窮之日。惟叛于道。戾于經。乖於事理。則爲反古之愚賤耳。苟於此數者。無尤焉。此如治器然。切磋琢磨。屢治而益精。不可謂後此者。不有加乎其前也。彼虞廷喜起之歌。詩之士簋擊壤穴居儷皮耳。一增華于三百篇。再增華於漢。又增於魏。自後盡態極妍。爭新競異。千狀萬態。差別井然。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。隨在有得。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。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。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。而抗言風雅哉。如人適千里者。唐虞之詩。如第一步。三代之詩。如第二步。彼漢魏之詩。以漸而及。如第三第四

步耳。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。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于此數步焉爲歸宿。遂棄前途而弗邁也。且今之稱詩者。祧唐虞而禘商周。宗祀漢魏于明堂是也。何以漢魏以後之詩。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。此大不可解也。譬之井田封建。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。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。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。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。至建安黃初。作者旣已增華矣。如必取法乎初。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。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。詩盛于鄴下。然蘇李十九首之意。則寢衰矣。使鄴中諸子。欲其一一摹倣蘇李。尙且不能。且亦不欲。乃于數千載之後。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。得乎哉。或曰。溫柔敦厚。詩教也。漢魏去古未遠。此意猶存。後此者不及也。不知溫柔敦厚。其意也。所以爲體也。措之于用。則不同。辭者。其文也。所以爲用也。返之於體。則不異。漢魏之辭。有漢魏之溫柔敦厚。唐宋元之辭。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。譬之一草一木。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。草木以億萬計。其發生之情狀。亦以億萬計。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。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。豈得

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。而若者爲不得者哉。且溫柔敦厚之旨。亦在作者神而明之。如必執而泥之。則巷伯投畀之章。亦難合于斯言矣。從來豪傑之士。未嘗不隨風會而出。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。人見其隨乎風會也。則曰其所作者。真古人也。見能轉風會者。以其不襲古人也。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。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。卽如左思去魏未遠。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邪。觀其縱橫躑躅。睥睨千古。絕無絲毫曹劉餘習。鮑昭之才。迥出儕偶。而杜甫稱其俊逸。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。千載後。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。正以其不襲建安也。奈何去古益遠。翻以此繩人邪。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。其正變係乎時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。由隆而污。此以時言詩。時有變。而詩因之。時變而失正。詩變而仍不失其正。故有盛無衰。詩之源也。吾言後代之詩。有正有變。其正變係乎詩。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。新故升降之不同。此以詩言時。詩遞變而時隨之。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。惟變以救正之衰。故遞衰遞盛。詩之流也。從其源而論。如百川之發源。各異其所從出。雖萬派而皆

朝宗于海。無弗同也。從其流而論。如河流之經行天下。而忽播爲九河。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。則亦無弗同也。歷考漢魏以來之詩。循其源流。升降。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。變爲流而始衰。惟正有漸衰。故變能啓盛。如建安之詩。正矣盛矣。相沿久而流于衰。後之人力大者大變。力小者小變。六朝諸詩人。間能小變。而不能獨開生面。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。句櫛字比。非古非律。詩之極衰也。而陋者必曰。此詩之相沿至正也。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。迨開寶諸詩人。始一大變。彼陋者亦曰。此詩之至正也。不知實因正之至衰。變而爲至盛也。盛唐諸詩人。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。吾乃謂唐有古詩。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。此漢魏有詩。而唐無古詩矣。且彼所謂陳子昂。以其古詩爲古詩。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。所以爲子昂之詩耳。然吾猶謂子昂古詩。尙蹈襲漢魏蹊徑。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。失自家體段。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。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。不亦異乎。杜甫之詩。包源流。綜正變。自甫以前。如漢魏之渾朴古雅。六朝之藻麗穠纖。澹遠韶秀。甫詩無一不備。然出

於甫皆甫之詩。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。自甫以後。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。稟劉禹錫杜牧之雄傑。劉長卿之流利。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。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。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。各自炫奇翻異。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。此其巧無不到。力無不舉。長盛于千古。不能衰。不可衰者也。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。亦知杜之爲杜。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。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。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。其力大。其思雄。崛起特爲鼻祖。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。可謂極盛。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。大變盛唐。格格而不許。何異居蚯蚓之穴。習聞其長鳴。聽洪鐘之響。而怪之。竊竊然議之也。且愈豈不能擁其鼻。肖其吻。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。開寶之詩。一時非不盛。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。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。此百餘年之詩。其傳者已少。殊尤出類之作。不傳者更可知矣。必待有人焉。起而撥正之。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。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。想其時陳言之爲禍。必有出于目不忍見。耳不堪聞者。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。

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。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。可不力乎。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。以爲秘異。而相授受。可不哀邪。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。但無愈之才力。故日趨於尖新纖巧。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。嗚呼。亦可謂愚矣。至於宋人之心手。日益以啟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。非故好爲穿鑿也。譬之石中有寶。不穿之鑿之。則寶不出。且未穿未鑿以前。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。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。如蘇軾之詩。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。天地萬物。嬉笑怒罵。無不鼓舞于筆端。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。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。而盛極矣。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。或百餘年而一變。或一人獨自爲變。或數人而共爲變。皆變之小者也。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。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。大抵古今作者。卓然自命。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。不肯稍爲依傍。寄人籬下。以竊其餘唾。竊之而似。則優孟衣冠。竊之而不似。則畫虎不成矣。故寧甘作偏裨。自領一隊。如皮陸諸人是也。乃才不及健兒。假他人餘焰。妄自僭王稱霸。實則一土偶耳。生機旣無。面目塗飾。洪潦一

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邪。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。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。句剽字竊。依樣葫蘆。如小兒學語。徒有喔咿聲音。雖似都無成說。令人噁而却走耳。乃妄自稱許曰。此得古人某某之法。尊盛唐者。盛唐以後俱不掛齒。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。舉世從風。以劉長卿爲正派。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。易于摹倣。遂呵宋斥元。又推崇宋詩者。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。以爲秘本。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。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。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。或顛倒一二字。或全竊其面目。以盛誇于世。儼主騷壇。傲睨今古。豈惟風雅道衰。抑可窺其術智矣。大凡人無才。則心思不出。無膽。則筆墨畏縮。無識。則不能取舍。無力。則不能自成一家。而且謂古人可罔。世人可欺。稱格稱律。推求字句。動以法度緊嚴。扳駁銖兩。內旣無具。援一古人爲門戶。藉以壓倒衆口。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。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。正變盛衰之相因哉。更有竊其腐餘。高自論說。互相祖述。此真詩運之厄。故竊不揣。謹以數千年詩之正

變盛衰之所以然。略爲發明。以俟古人之復起。更列數端于左。

或問于余曰。詩可學而能乎。曰可。曰多讀古人之詩。而求工于詩。而傳焉可乎。曰否。曰詩既可學而能。而又謂讀古人之詩。以求工爲未可。竊惑焉。其義安在。余應之曰。詩之可學而能者。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。而能詩。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。而求詩之工。而可傳者。則不在是。何則。大凡天姿人力。次敍先後。雖有生學。困知之不同。而欲其詩之工。而可傳。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。我今與子以詩言詩。子固未能知也。不若借事物以譬之。而可曉然矣。今有人焉。擁數萬金。而謀起一大宅。門堂樓廡。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。是宅也。必非憑空結撰。如海上之蜃。如三山之雲氣。以爲樓臺。將必有所託基焉。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窮壑。負郭僻巷。湫隘卑濕之地。將必于平直高敞。水可舟楫。陸可車馬者。然後始基而經營之。大厦乃可次第而成。我謂作詩者。亦必先有詩之基焉。詩之基。其人之胸襟是也。有胸襟。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。以出。隨遇發生。隨生卽盛。千古詩人推杜甫。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。

之物無處不發其思。君王憂禍亂，悲時日，念友朋，弔古人，懷遠道，凡歡
愉幽愁，離合今昔之感，一一觸類而起。因遇得題，因題達情，因情敷句。
皆因甫有其胸襟，以爲基。如星宿之海，萬源從出；如鑽燧之火，無處不
發。如肥土沃壤，時雨一過，天喬百物，隨類而興，生意各別，而無不具足。
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，時甫年纔三十餘，當開寶盛時，使今人
爲此，必鋪陳颺頌，藻麗雕績，無所不極。身在少年場中，功名事業，來日
未苦短也。何有乎身世之感？乃甫此詩前半，卽景事無多排場，忽轉年
年人醉一段，悲白髮荷皇天，而終之以獨立蒼茫，此其胸襟之所寄託。
何如也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，非文辭作手也。蘭亭之集，
時貴名流畢會，使時手爲序，必極力鋪寫，諛美萬端，決無一語稍涉荒
涼者。而羲之此序，寥寥數語，託意于仰觀俯察，宇宙萬彙，係之感憶，而
極于死生之痛，則羲之之胸襟，又何如也？由是言之，有是胸襟，以爲基，
而後可以爲詩文。不然，雖日誦萬言，吟千首，浮響膚辭，不從中出，如剪
綵之花，根蒂旣無，生意自絕，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？乃作室者，旣有其

基矣。必將取材。而材非培塿之木。拱把之桐梓。取之近地。闌園村市之間。而能勝也。當不憚遠且勞。求荆湘之楸楠。江漢之豫章。若者可以爲棟。爲榱。若者可以爲楹。爲柱。方勝任而愉快。乃免支離屈曲之病。則夫作詩者。既有胸襟。必取材于古人。原本于三百篇。楚騷。浸淫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。皆能會其指歸。得其神理。以是爲詩。正不傷庸。奇不傷怪。麗不傷浮。博不傷僻。決無剽竊吞剝之病。乃時手每每取捷徑于近代當世之聞人。或以高位。或以虛名。竊其體裁字句。以爲秘本。謂既得所宗主。卽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借。生平未嘗見古人。而才名已早成矣。何異方寸之木。而遽高于岑樓邪。若此等之材。無論不可爲大厦。卽數椽茅把之居。用之亦不勝任。將見一朝墮地。腐爛而不可支。故有基之後。以善取材爲急急也。既有材矣。將用其材。必善用之。而後可得工。師大匠指揮之。材乃不枉。爲棟爲樑。爲榱爲楹。悉當而無絲毫之憾。非然者。宜方者圓。宜圓者方。枉棟之材。而爲桷。枉柱之材。而爲楹。天下斲小之匠人。寧少邪。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。涉略經史集。亦不下

數十萬言。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。窒板拘牽。隘小膚冗。種種諸習。此非
不足于材。有其材而無匠心。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。夫作詩者。要見古
人之自命處。着眼處。作意處。命辭處。出手處。無一可苟。而痛去其自己
本來面目。如醫者之治結疾。先盡蕩其宿垢。以理其清虛。而徐以古人
之學識神理充之。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。然後匠心而出。我未嘗
摹擬古人。而古人且爲我役。彼作室者。既善用其材而不枉。宅乃成矣。
宅成不可無丹雘楮堊之功。一經俗工絢染。徒爲有識所哂。夫詩純淡
則無味。純朴則近俚。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。古稱非文辭不爲功。
文辭者。斐然之章采也。必本之前人。擇其麗而則。典而古者。而從事焉。
則華實並茂。無夸縟鬬炫之態。乃可貴也。若徒以富麗爲工。本無奇意。
而飾以奇字。本非異物。而加以異名別號。味如嚼蠟。展誦未竟。但覺不
堪。此鄉里小兒之技。有識者不屑爲也。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。然余
更有進。此作室者。自始基以至設色。其爲宅也。既成而無餘事矣。然自
康衢而登其門。于是而堂。而中門。又于是而中堂。而後堂。而閨闈。而曲

房而賓席東厨之室。非不井然秩然也。然使今日造一宅焉。如是。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。而亦如是。將百十其宅。而無不皆如是。則亦可厭極矣。其道在于善變化。變化豈易語哉。終不可易。曲房于堂之前。易中堂于樓之後。入門卽見厨。而聯賓坐于閨闥也。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。而悉出于天然位置。終無相踵沓出之病。是之謂變化。變化而不失其正。千古詩人。惟杜甫爲能。高岑王孟諸子。設色止矣。皆未可語以變化也。夫作詩者。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。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。各極其至。而集大成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。夫惟神乃能變化。子言多讀古人之詩。而求工于詩者。乃囿于今之稱詩者論也。

或曰。今之稱詩者。高言法矣。作詩者果有法乎哉。且無法乎哉。余曰。法者虛名也。非所論于有也。又法者定位也。非所論于無也。子無以余言爲恟恍河漢。當細爲子晰之。自開闢以來。天地之大。古今之變。萬彙之蹟。日星河嶽。賦物象形。兵刑禮樂。飲食男女。于以發爲文章。形爲詩賦。